

远乡近愁

□ 李宁

“我们都是小孩子，偶然在海上遇见了/谈笑的资料穷了之后，突然的对坐/无言的各起了乡愁……”

初读冰心先生的《乡愁》，于城市间长大的我，在记忆中遍寻，也不过原野的夜色与除夕的烟火。城市的熙熙攘攘冲淡了故乡的气息，关于乡愁则散落在了慢慢成长的角落里，未曾形成气候。工作后，偶有际遇奔赴了500公里外的五道营村开展扶贫工作，最初仅仅当作任务，却未曾想在远乡扎根了乡愁。

初去时，乡愁是一段长长的路，我在这里，家在那里。从未离家这么远，也未曾在乡村生活过，一切都很不适应。仍记得初到村里，虽早有心理准备，且生活条件及环境经过修整已得到改善，但入眼的破败院落与简陋的居所还是超出了想象。我们住在村部，偌大的院子只有我们三个人。三月的

塞外仍然很冷，一入夜，北风刮得刺骨。那时候，我才知道驻村第一书记说的“晚上睡觉要戴帽子”并不是一句玩笑话。生活上的艰苦都能克服，可是法律科班出身的我，面对扶贫工作却摸不着门路。由于对村情户情的不了解，对扶贫政策的不熟悉，工作总是进入不了状态。于是，白天，第一书记带领我们两名队员一家家入户走访，了解各组客户实际情况；晚上，就窝在被子里学习扶贫知识、掌握扶贫政策，只希望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一工作任务。生活的不适、工作的不顺利，带给我很大的挫败感，那个时候总免不了想家。三月，夜晚的北风，很冷；宿舍门口的院子，很空！

慢慢地，随着对各家各户情况的掌握、扶贫政策的熟悉，工作开展得顺利起来。宣讲扶贫措施、联系脱贫项目、谋划特色产业、开展教育帮扶、帮助困难村民，一项项

工作逐步开展，工作及生活也变得愈发充实，村里的面貌也有了变化。光伏电站、特色种植、剪纸等产业项目落地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了，山体公园、红砖文化街、活动广场等让大家有了休闲娱乐的去处，大家的生活有了更多保障，村里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这也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份工作带给我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当2019年底五道营村经过国家考核宣布脱贫出列的那一刻，与有荣焉。

可是，这却不是我感受最深、获得最深的。虽然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可淳朴的老乡们却用满满的善意和感激来回馈我们。入户的时候老乡们常常会拉着我们的手要留我们在家吃饭，宿舍的窗台上经常会收到不愿露面的老乡们送来的自家种的蔬菜和水果，冬天老乡们会趁我们外出的时候帮忙把炉火烧热……我们体会着慢慢被接纳也慢慢在融入的感觉。同样是三月，夜

晚的星空，却觉得很亮。不记得从什么时候，每次说到五道营，就会说我们村，“去村里”变成了“回村里”。可能从那个时候，乡愁就不再是这条长长的路，因为家在那里。

知道要回来的消息时，心情格外复杂，本想偷偷走，避免离别的伤感，但还是被老乡们发现了端倪。当村民大姐端来饺子叮嘱我们无论如何吃完这顿饺子再走她也能安心的时候，那份心里的感动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让我红了眼眶。这种作为家人被接纳、被珍视的感觉，才是让我感受最深刻的。

回来后，每当念起那段时光，念起那个小小村庄，总有一种淡淡的愁绪，提笔落字之时，伴着回忆猛然察觉，原来乡愁还是这段长长的道路，不过似乎家在那里，而我在这里。

（作者单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孩子眼中的执行干警

□ 王树营

家是温暖的港湾。然而，作为法院的执行干警，繁重的工作可能让他们疏于对孩子的陪伴、教育和管理，令孩子简单的“陪陪我”“带我玩”的要求都会成为一种奢望。孩子们也许不会知道，无法陪他们入睡、无法带他们嬉戏、无法陪伴他们成长，爸爸妈妈也一直心有遗憾。但干警们依然无怨无悔。

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一下法院执行干警的孩子们的心里话，看看他们眼中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的。

◎妈妈笑了

执行裁决庭庭长王焕君的儿子王阔（11岁）：妈妈自打调到执行局工作后，每天工作到很晚，有时谈起案子就会愁眉不展。她现在都没空管我和妹妹了。有时，她甚至参加不了我的家长会，还错过了我妹妹打预防针的时间。妈妈工作压力大，脾气有时也变得不好。有一次因为我没好好写作业，居然打了我。事后，妈妈也挺后悔的，抱着我直掉眼泪。当时，我居然冒出个奇怪的念头：妈妈这样发泄一下，会不会解了压呢？有一天，妈妈笑着回家了，我问妈妈“怎么这么高兴”，妈妈说有个好多年没有执行的案子执行完毕了，这回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早出晚归的爸爸

执行局副局长周树斌的儿子周冀徽（14岁）：爸爸在法院执行局工作。在我眼里，执行工作没有上下班概念，因为我一天都很难见到爸爸。早上我还没起床，爸爸就出门上班去了。晚上等我睡觉了，爸爸还没有回家。

“爸爸，你为什么老是加班？”我跟爸爸说，八小时之外时间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嘛，下班就不能关机吗？爸爸说执行要及时，如果按部就班去办，就会错过很多时机。爸爸有时候晚上七八点刚到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被执行人在哪个地方出现了，他就二话不说，赶紧联系领导，通知同事，没几分钟又出门去工作了。

虽然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少，但我知道，爸爸是在帮助更多的人。我爱他！

◎我骄傲我的爸爸是法官

执行实施庭庭长陈敬的女儿陈佳林（17岁）：小时候，有人问我，你爸是什么工作的，我会大声地告诉他们：“我爸爸是法院法官！”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头，爸爸每天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辅导我写作业的次数屈指可数。好不容易盼到周末，爸爸又说要加班，想和爸爸一起打球、旅行都成为泡影。很多时候，妈妈和我会偷偷地埋怨爸爸，埋怨他对我们“不重视”。

慢慢地，我长大了。等到我升入了初中，才逐渐了解了法院执行工作，了解了爸爸的工作性质，知道爸爸做的事有多重要，有那么多老百姓在等着爸爸的守护。我为爸爸自豪，也为爸爸骄傲。我要以爸爸为榜样，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也希望爸爸能在工作中保重身体、注意安全。

（作者单位：香河县人民法院）



信步

刘振宇 摄（作者单位：兴隆县人民法院）

幸福摩托车的那些事

□ 高占国

幸福摩托车是审判人员一代人的记忆。说它是那个年代审判事业的一个“功臣”，恐怕也不为过。

我说的幸福摩托车，是红色的两轮幸福250摩托车。有时一翻开它的老照片，就想起围绕它发生的故事。

一辆幸福摩托车在乡间公路上奔驰，开车的是穿着警服的司法警察，坐在车后座的往往是穿着藏蓝色法官服的主审法官或书记员。这种组合构成了那个时代下乡调查和送达法律文书的独特风景。

那个时代，民风淳朴，群众对法官、警察心存敬畏。那时候，只要我们开着摩托车穿着这身制服进了村，涉及谁家的事，谁家就赶紧将我们请进屋，关上院门，防止让更多人看见，尽心尽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摩托车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温馨的。那时候，一年三四百件刑事案件，我们开着幸福摩托车走街串巷，围绕这几百件案件东奔西走干工作，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我开着摩托车到辖区的马柳乡去送达，因为刚接手这个大家伙，难免有点紧张，开着车已经往前跑了一大段路，说话却无人搭腔，才发现把一同办案的同事落下了。因此成了笑话，常常被人当作笑料提起。

还有一次，我们的同事开着它去送达法律文书，因为比较顺利，过于得意，返程时没有好好看路，径直将车开进了路边的一条沟里。

我开着它也闯过一次祸。那一次，我去市区某小区执行送达任务，本想走捷径，不料有一辆大卡车经过，挡住了我的视线。当我发现前面有一名妇女骑自行车带着男孩时，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好在我反应快，躲过了大人和小孩，把车头撞向了自行车的后轮。我们全部摔倒在地。

万幸的是妇女和孩子没有受伤，我也是腿部挫伤，事情很快得到解决。当我把摩托车推到路边时，才发现它是真沉啊！

虽然有专门的修理厂，但那时年轻气盛，什么都不想试

试。在我们审判楼的楼后有一块空地，我把摩托车“大卸八块”，能拆的部件全拆下来，在地上摆了一大片，想熟悉摩托车的结构，掌握它的要领，以便关键时出现什么问题，自己能亲手解决。可是，拆开容易，再组合起来可难了。最后，只得向摩托车修理部求救，这才顺顺当当地把它复原。从此，我再也不动修理摩托车这个念头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经验，一些小毛病怎么应付，我还是学会了。比如，车在半路抛锚了，我首先会检查是不是油路，或者火花塞出了故障。别看幸福摩托车又粗又笨又丑，但它很皮实，很耐用，大的毛病很少出现。

现在每当听见摩托车的声音，我就想到那红色的幸福250摩托车，它的确承载了那个时代法官的许多责任与重托。

（作者单位：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
苑
故
事



谢幕

王蒙蒙 摄

（作者单位：保定高新区人民法院）

小小说

□ 王金平

刘三双几乎不和老爹谈工作上的事，有时情不自禁唠叨几句，都是涉及赡养老人的问题，因为这类纠纷，最让刘三双牵挂和痛心。

那次，贾军赡养案调解时，贾军的老爹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诉说这个二儿子的不孝。站在旁边的贾军悄悄将老人身后的椅子踢到一边。不知情的老人落座时，一下坐空，蹶在地上。

刘三双拍案而起，指责贾军道：你小子咋能这样？你也有老的时候，就不怕遭报应？

贾军涨红着脸，双眼发绿，望着自己的老爹一声不吭。快到中午时，贾军和老爹达成了协议。

可贾军对老爹仍一肚子怨气。他

嫌老爹到处说他的不是，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

那个冬天，下起了大雪，积雪足有一尺多厚。刘三双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卷宗，听到院里响起一阵马达声。接着，贾军出现在刘三双面前，他把米、面撒在屋子里地上，拍拍手说：“钱，我也带来了，让他来法庭领吧！省得我说不清。”说完，放下钱，甩手走了。

刘三双撩开门帘，站在门外。他望着漫天飞雪，心想这样的天气，年轻人出门，弄不好还摔胳膊摔腿的，何况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

于是，刘三双开车，把米、面、钱给贾军的老爹送上了门。

老人拉着他的手，哽咽着说：“刘庭长，你对俺比亲儿子对俺还亲啊！”

每年年底，都有一些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找上门来，窸窸窣窣地掏

孝
敬

出判决书和药费单据，述说儿子如何不管他们。那哀怨无助的眼神，让刘三双心如刀割。遇到生活上确有困难的老人，刘三双就会掏出二三百块钱，塞进他们的衣兜。回到家，和妻子聊起这些事，妻子还以为法庭能够报销这笔费用。刘三双笑着对她说，法庭哪有这笔开支？就当咱多赡养位老人吧。

刘三双的老爹患胆结石住院动手术，本来说好，让刘三双在手术前到医院签字的，可有件赡养案要开庭，案中的老人有病，行走不便，他们便把庭审搬到了老人的床前。忙完，他赶到医院时，老爹已做完了手术。弟弟埋怨他，老人做手术，你这个当老大的，咋不着边？

刘三双没有解释。透过玻璃窗，他望着车来车往的马路，轻轻地叹息

一声。

那年，单位统一体检，刘三双查出患了胃癌，并且已达中期。

手术后，刘三双瘦得几乎脱了形。医生要求他静养，可不久他就上了班。

常规，术后要吃流食、多餐，而在法庭没有那条件。

法庭案多人少，刘三双放心不下。他带病办结了50多起案件，其中20多起是赡养案。

由于劳累，刘三双再次倒下，终没能起来。

刘三双走的那天，一些老百姓站在亲戚的行列里，站成了一道长长的风景。

看到那么多陌生人来给大哥送行，弟弟泪流满面，这时他才明白过来，才理解了大哥。

老爹噙着泪说，三双生前没能孝敬俺，俺不怨他，因为他敬了天下更多的老人。

（作者单位：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

接访

□ 王密东

那年，省里成立了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心，我曾受单位指派到那里与几位同事一道接待来访者。

接待工作与在机关阅卷、开庭、合议是两股劲，这是处理涉法涉诉群众工作，要以解决问题为宗旨。一天下来，常常是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是每当圆满接待一位当事人，望着他（她）走出去的背影，就有一种收获感，一股热流涌遍全身，疲倦顿然尽消。接待完一位，我按一下“叫号键”，在下一位来访者到来前的片刻，抓紧端起水杯喝口已经凉了的白开水。

一次，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气冲冲地走进接访室。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一直在裤兜里插着，用左手比划着说话。我请他坐，让书记员为他倒上一杯水，但他的右手还是放在兜里不出来。我观其面色，辨其语音，并不像闹访者，更不像要走极端的，于是客气地说：“这位老弟，你把右手掏出来，干嘛老在兜里，我们都以礼相待嘛！”可就在他把“手”拿出的那一瞬间，我惊呆了——出乎意料，他没有右手……

我问：“你有啥事情需要反映呀？”他说：“就是这只手。”原来他在一家个体老板的厂子里打工，因工致残后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后来打了官司，但官司打赢了却又得不到执行。我一边安抚他，一边与当地基层法院取得了联系，了解核实情况，最后拿出处理意见，要求基层法院抓紧解决执行难题，并汇报结果。来访人看看我，目光中透出的是信任、是希望。没过多久，他便打来电话说他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那个基层法院也反馈了案子业已执行的信息。

接访的6个月中，我除了口述让书记员电脑记录，对来访问题分类处理外，还在一个专用笔记本上做了概要记录，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厚厚的一本。其间，我还代表法院接访组在全省政法会上介绍了接访经验。

接访的6个月中，我除了口述让书记员电脑记录，对来访问题分类处理外，还在一个专用笔记本上做了概要记录，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厚厚的一本。其间，我还代表法院接访组在全省政法会上介绍了接访经验。